

外婆的橄榄树



[意] 埃维塔·格雷科——著
郑昕——译

☆ Il Rumore Delle Cose Che Iniziavano ☆

外婆家的橄榄树

Il Rumore
Delle Cose Che
Iniziano

[意] 埃维塔·格雷科
——著
郑昕——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婆家的橄榄树 / (意) 埃维塔 · 格雷科著 ; 郑昕

译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9.1

ISBN 978-7-5086-9635-5

I . ①外… II . ①埃… ②郑… III . ①长篇小说 - 意大利 - 现代 IV . ①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2704 号

IL RUMORE DELLE COSE CHE INIZIANO (THE SOUND OF THINGS BEGINNING) by EVITA GRECO

Copyright © 2016 Evita Grec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VICKI SATLOW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外婆家的橄榄树

著 者 : [意] 埃维塔 · 格雷科

译 者 : 郑 昕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9.25 字 数 : 182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8-6809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9635-5

定 价 : 4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1

对阿达来说，有一些声音值得特别去注意。比如音乐会开始前的那一刻，各种乐器调完音发出的声音；风刚起时树叶沙沙的声音；还有把收拾好的咖啡杯放到咖啡机上时叮叮当当的声音。

阿达知道，有一些事情，在开始时发出声音。当她听到这些声音时，会停下来静静聆听。聆听开始的声音。

教阿达学会欣赏一切开始时的美妙的，是她的外婆特蕾莎。

在阿达还是三岁或稍大一点的小孩时，她的母亲不愿意再继续承担“母亲”这一角色。有天晚上，母亲把她放到床上，第二天一早便把她留给了她的外婆。母亲只说，她还有别的事情要忙。从那之后，母亲便再也没有出现过。阿达宁可母亲给她一个更加正式的理由，否则她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认为自己是个不值得花时间对待的小孩。尽管外婆特蕾莎一直把她当作生活的全部，阿达依然担心，也许有一天，外婆也会像她母亲那样，将她抛弃。

一天晚上，阿达问外婆这是不是她最后一次为她收拾床铺，外婆回答她肯定不是。到第二天早上，阿达又问外婆这是不是她们最后一次一起吃早餐。外婆依然回答她，肯定不是。外婆总是这样不厌其烦地安抚她。

当阿达开始上幼儿园时，她的抵抗情绪变得越发严重。每天早上，她都要问外婆，幼儿园的那扇大门外会不会是她们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

外婆叫醒阿达，帮她收拾打扮，为她做早餐，给她穿上小围裙。围裙上外婆缝上了阿达的名字和一只小蜜蜂。那时的小孩子特别喜欢蜜蜂，所以外婆缝了一只扑闪着蓝色眼睛的小蜜蜂。“这大眼睛多像你呀！”她说。不过，尽管外婆已经尽力，这只蜜蜂看上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看：其中一只眼睛像是闭了起来，腿又太长，挺丑的。

出发前的准备一切顺利，阿达既不哭也不闹。但每当她们朝幼儿园走去时，阿达就开始觉得身上不舒服。有时是肚子疼，有时是肋骨疼，总之就是身体的某些部位不舒服。好几次她还想呕吐。于是阿达跟外婆说她必须掉头往回走，外婆也没有反对。所以每次阿达一开始不舒服，外婆就把她带回家了。

不过这样的情况持续不了太久，早晚她还是得去上幼儿园。外婆告诉阿达，如果她不去上学，幼儿园里的老师就要叫警察过来了。外婆不知道，三岁的小孩子并不怕警察。阿达也不怕。她真正害怕的，

是哪天外婆把她带到幼儿园后，就永远地离她而去了。

一天早晨，外婆为阿达准备好小围裙、小篮子和其他一切东西后，拉着她的手对她说：

“阿达，你看，事情总要开始的。就像外面的路，你站在那里，看到一条路的尽头，以为结束了，但其实那又是另一条路的开始。就像我带你走的这条路一样，你以为走到了路的尽头，但事实上，那只是通往学校的路的开始。”

阿达听着外婆的话。只要外婆牵着她的手，她就知道外婆不会去别的地方，于是她平静下来。

“这是你要走的路，从这里走到幼儿园。”外婆还在说着。

“如果我走这条路，你就不跟我一起来了。”

“我会回来的，回来接你。”

“那你去哪里呢？”

外婆笑了。

“别人去哪里并不重要，”外婆回答说，“重要的是她会回来找你。”

阿达觉得外婆说得有道理，重要的是她会回来。但还有一件事阿达想不明白，于是她又问外婆。三岁的阿达总是一肚子问题，常常要问外婆。

“那我怎样才能知道，这是一条路的开始呢？”

外婆一时沉默了，她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这时，祖孙俩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也许是幼儿园里的工

作人员——他正在吹着口哨，那是一段不知道作者是谁却人人都熟悉无比的旋律。

特蕾莎就像那些懂得灵活应变的老人一样，抓住了这个口哨声，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

“从声音里知道。”外婆向阿达解释道。

外婆拉着她的小手，陪她一起走到了幼儿园门口。

一进幼儿园，她们又听到了那个口哨声。外婆再次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

“你听到了吗？”外婆问，“这个声音，这是开始的声音。”

阿达看着外婆的脸，想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但外婆一脸坚定，那口哨声又十分动听，阿达便没有勇气继续追问下去了。

“你要学会注意去聆听开始的声音。”外婆说道，“要有耐心，然后仔细听。我们再试一次。”

外婆闭上了眼睛，阿达也跟着闭上了眼睛。这时她们什么也没听到，一片安静。突然，口哨声又响了起来。阿达比外婆先睁开了眼睛，刚好看到了外婆脸上专注的神情。

“我听到了！”阿达大声喊，“我第一个听到了！”

外婆亲了亲阿达的额头，告诉她快走。这不是外婆最后一次陪阿达上学，却是阿达第一次进幼儿园。第一次总是要比最后一次好多了。

阿达放开了外婆的手。她边走边回头看外婆是不是还在那里。是的，外婆一直都在，朝她微笑着，告诉她会很快回来。只要她的

小不点需要，她就一定会回来。

从那时起，阿达便学会了耐心等待，学会了专心去辨别事情的开始和结束。她知道，事情结束时只会一片寂静，而开始时，会发出美妙的声音。

就算在一个大医院的咖啡厅里，你也可以听到开始的声音。比如，坐在你面前的这个人，急急忙忙地把一串钥匙扣在桌上发出的响声。

还有这天是周一。阿达知道，周一也充满了一切开始的声音。

“今天要见谁呢，推销员？”

阿达朝马泰奥露出了一个几乎难以察觉的微笑。她撕开两包糖，倒进马泰奥的咖啡里，而他正在看着别的地方。

“今天要见的是神经外科医生。还有，请不要叫我推销员。”他说完，然后才开始喝他的咖啡。这个早上他无法直视阿达。

他们选的这张桌子，正位于医院宽敞的咖啡厅里的一角隐蔽处。从那里，可以看到所有进来的人，还可以透过将咖啡吧台隔开来的玻璃橱窗看到外面带有玻璃栏杆的大露台。

马泰奥将杯子放下来，终于将目光看向阿达。她穿着马泰奥的

一件旧毛衣，尺寸大了几号，松松垮垮的，正面有几何形状的织纹，颜色蓝得有些刺眼。她那介于栗色和深红色之间的头发简单挽成了一个马尾。脸上的妆昨晚应该卸得很匆忙，睫毛上还残留一块黑色妆痕，不过马泰奥觉得她这样也很漂亮。就算她睡眠惺忪，妆容倦怠，他也毫不在意。

“去一趟神经外科来回要跑四百公里。”阿达说。

“四百四。”马泰奥纠正道，稍微耸了耸肩。他有宽阔的肩膀，平坦的肩胛，还有阿达见过的最好看的脊背。

“反正我可以等你。我等着你，顺便准备一下晚饭。”阿达说。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感激的情绪，以及少女的热情。马泰奥难以相信她已经二十七岁了。当她说要等他并为他准备好晚饭时，竟然有些脸红，低下了头。她的大拇指隐隐作痛，指甲边上有个小伤口。然后，她把手放到了马泰奥的手上。

马泰奥需要驱车开上二百二十公里前往另外一家医院。他将与两个主任会面、握手、展示产品、进行演讲，然后假装对旅行充满热情。医生们总是喜欢谈论旅行。瓦塔穆、圣马丁岛、帕岸岛，这些是站在医院走廊里的神经外科医生最喜欢听到的地方。尤其是临近圣诞节，天花板上透明的细线串起稀疏的小灯的时候。不过，也不是所有的走廊都挂起了这些小灯，有些灯只出现在圣诞节期间。

然后马泰奥将拒绝主任们通常会提出的一起吃饭的邀请，跳上

公司的车，启程回去。

工作，是这天早上唯一一件让他觉得还能够掌控自己生活的事情。

如果他继续盯着阿达看，也许很快就要决定旷工了。这种事情以前发生过，指不定以后也还会再发生。他将和她匆匆回到那个还未整理好的家里，那里只有一个卫生间、一角厨房和一张床。只有阿达在的时候，那里才感觉像一个家。他将慢慢脱下她的衣服，慢慢与她融为一体，仿佛他的唯一归处就是她的身体。

但这天早上，他不能再这样了。他已经快四十岁。尽管他不愿被别人称作“推销员”，可事实上就是如此。他必须把东西卖出去。这也是这天他必须完成任务。

在他们的桌子上，有一张号召医生们在咖啡厅脱下白大褂的传单。医生们总是一直穿着白大褂，这个阿达知道。但是，不管穿不穿白大褂，她脑海里想到的都是这些医生没有一个能救她外婆的命。外婆就在六楼，血液肿瘤科，第二道走廊，九号病房，B床。

阿达和马泰奥相识于几个月前的一个傍晚。她总是坐在咖啡厅里的同一张桌子边上，窗外是玫瑰色的仲夏黄昏。

阿达之前在医院咖啡厅里见过马泰奥几次。他不穿白大褂，但阿达觉得，他看起来不像是那种会响应号召脱下白大褂的人，因此应该不是一名医生。好几次阿达看见他走到露台上喝东西。喝完后，他开始摸索身上的口袋，先是胸前，然后是两侧，然后又回到胸前，

只有到最后他才会伸向裤子的前兜。阿达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他是在找烟。每一次，烟都藏在裤兜里，左侧的那个口袋。然后他抽出一根烟，阿达看不清烟的牌子。他只深深地吸两口，然后就把烟丢掉。

阿达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她，那次她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跨过门槛来到露台，朝他走去。

“你喝的是什么？”她问。

他没有回答，只是把酒杯递了过去。阿达喝了一口，那是朗姆，干朗姆酒。她之前从来没有喝过，一口下去，感觉就像几把炽热的小刀片割在了喉咙上。于是她本能地将吞进去的酒吐了出来，连酒杯里的也洒了。马泰奥忍不住一直笑她，一直看着她。

这天早上他本可以继续这样看着她，笑着她。但他最终只是快速地喝完咖啡，起身穿上他的蓝色西装。阿达不想他这么快就走，于是她站了起来，尽可能慢悠悠地整理马泰奥的衬衫领子，慢得仿佛那是她唯一会做的事情。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想要别人怎么对待她，她就先如何对待别人。

“连个吻都没有。”阿达说。她没办法把这句话讲得像个问句。

马泰奥迅速地在她脸颊上亲了一下，然后跟她贴了贴脸。他的动作并不明显，但阿达已经学会分辨。他调整了一下脸颊和脖子间的角度，低下了头，于是阿达回吻了他一下。他的胡子已经长出来了，但如果不亲上去是察觉不到的。

有时，阿达觉得马泰奥对她就像对待上班路上遇到的一只猫一

样，每日都只是打招呼告别，有时最多再爱抚几下，但从来都不会把它带回家。

她还没来得及细细体会嘴唇落在马泰奥脸颊上的感觉，他已经转过脸去。他环顾四周，步履匆匆，不知走向哪里。

人们总是这样离开，肩膀笔挺，目光坚定。阿达觉得，她这辈子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在努力挽留那些离开她的人。

3

周一，阿达观察着周围的人。其实她每天都看，只是她最喜欢周一，因为似乎一切都又重新开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轨迹，从不左顾右盼。有一些瞬间，她甚至觉得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清楚地知道要往哪里去。

阿达目前没有工作，所以周一也没有可以去的地方。自从外婆生病后，她觉得那些临时工作给的报酬远不如多陪在外婆身边一分钟来得值得。她自己攒了一些钱。然后还有外婆的退休金，每次外婆都让她随便拿去花，但阿达几乎从来都没碰过。

说起来，阿达有一张表，上面列有以后想从事的工作。但这不是一张真正的表，因为她从来都不习惯按部就班。阿达把这些工作列在心里，尽管不是白纸黑字写着，她总能在脑海里一条条指着念，比如“禁止人们在網上搜索疾病的名字与症状”。她知道这类事情并不能被称作“工作”，但她也知道人生总有一些时期需要真正去完成她指着念的所有这些事。

她认为自己能够一眼看出来哪些人在网上查找过一些疾病的名字和症状。她看着他们走进咖啡厅，一手拿着医生报告，一手拿着手机。自从那天医生确诊了外婆的淋巴瘤后，她就知道在网上搜索不是一件好事。她不应该去搜，别人也不应该。跟疾病有关的东西永远都不是什么好事。

T 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 III 级，这是阿达在网上搜索的关键词。不然她还能怎么办呢？

外婆以前得过肺炎，但从来没有咳嗽严重或是其他症状。这一切只是起源于一场持续不断的发烧，她们的家庭医生却只会给她开抗生素，最后阿达把外婆送到了医院。

特蕾莎并不想去医院。她说自己没有不舒服，而医院那种地方一定有很多人，她不想排队。

阿达也没有预料到是如此严重的情况。人偶尔总会发烧的，只是她的外婆从来没有发烧过。或者曾经有过，但外婆没有告诉她。外婆是那种藏得住事情的人，也许发烧这种事，就是她认为需要隐瞒的事情之一吧。

阿达把外婆带到医院之后，医院让外婆留院观察。他们说，这是为了谨慎起见。烧退下来后，他们还继续抽血、拍片、做 CT 以及其他许多阿达都不知道具体是做什么用的检查。外婆让阿达什么都不要问，因为他们是医生，他们会对自己的工作负责。阿达本来还想问既然都已经没有症状了，为什么还要做那些 CT、PET 和抽血之类的事。但既然外婆要求她什么都不要问，那她就不能再去问